



2023年6月11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

今日四版 农历癸卯年四月廿四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 第 18545 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CULTURE WEEKLY



杜甫：南岳配朱鸟 秩礼自百王

■廖和平

南岳衡山是国家江山社稷的象征，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为之留下了4万多首壮丽诗篇。作为唐代诗坛“三大男高音”之一的杜甫与南岳衡山有着不解之缘，所留诗文，故事婉转，影响深远，在湖湘厚重的文化史上占有着独特而卓越的地位。

据考证，杜甫曾两度到衡阳地区，每次停留时间都达到了3个月之久，这在杜甫人生的履历上是罕见的。杜甫首度入衡起于大历四年（769年）暮春，约停留三个月。据樊维纲《杜甫湖南纪行诗编次诠释》考证：“杜甫湖南纪行诗集中写于大历四年春，当时他刚到湖南不久（大历三年冬末到岳阳），准备由岳阳出发到衡山去游南岳，再到衡州去投旧友韦之晋（当时任衡州刺史）。”

杜甫二度入衡始于大历五年（770年）年四月。见《年谱》。他二度入衡，止于阻水耒阳方田驿（按，方田驿，在今耒阳新市镇，古人赴衡岭至两广多取道于此）。大水阻住了诗人继续南行的步伐，留有《聂耒阳以什阻水，书致酒肉，疗饥荒江，诗以代怀，兴尽本韵。至县，呈聂令。随路去方田驿四十里，舟行一日，时属江涨，泊于方田》（简称《聂耒阳疗饥荒江》）诗，诗里没有明言时令，但可以推知其下限为农历五月，上限为农历七月。若以农历六月为定，则杜甫二度入衡约停留了三个月（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）。也就是说，杜甫人生最后两年的大部分光阴是在衡山脚下度过的。

大诗人来到中国五岳之一的衡山，当然要写诗。据考证，杜甫在衡阳地区大概写了19首诗。从《杜诗详注》可统计出，杜甫诗中提到南岳衡山的诗有14首。本文精选其中几首与大家共享。

《望岳》

南岳配朱鸟，秩礼自百王。歎吸领地灵，鸿洞半炎方。邦家用祀典，在德非馨香。巡狩何寂寥，有虞今则亡。洎吾隘世网，行迈越潇湘。渴日绝壁出，漾舟清光旁。祝融五峰尊，峰峰次低昂。紫盖独不朝，争长业相望。恭闻魏夫人，群仙夹翱翔。有时五峰气，散风如飞霜。牵迫限修途，未暇杖崇冈。归来觐命驾，沐浴休玉堂。三叹问府主，曷以赞我皇。牲璧忍衰俗，神其思降祥。

这是大历四年春，杜甫自湘潭到衡山之作。诗中，作者做了三个动作，首先是“思南岳”，临南岳而思古圣先贤之德；然后是“望南岳”，望南岳而赞神奇，望到了“南岳五峰”，望到了“魏夫人”，望到了“南岳如飞”的惊艳气势；最后“叹南岳”，发出感叹，叹已病而未亲上。真是“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”，杜甫真到了南岳玉脚，却不能亲登。所以，许下“归来觐命驾，沐浴休玉堂”的诺言。并向“府主”打听：“祭祀南岳圣帝有什么规矩？”“府主”答：“牲璧忍衰俗，神其思降祥。心诚

则灵。南岳菩萨会保佑施主的！”没有登上南岳绝顶，这是诗人的遗憾，也是南岳的遗憾！

这首《望岳》写于作者晚暮之年，首尾抒发议论，中间写景叙事。“南岳配朱鸟，秩礼自百王。歎吸领地灵，鸿洞半炎方”几句写历代帝王皆设职官崇礼衡山。“在德非馨香”句，寓有讽喻之意，以委婉之词劝勉君要以德治国。九、十两句，作者叙自己因世乱所驱投奔南国，所以有望岳的机会。接下来自“渴日绝壁出”至“散风如飞霜”写衡山景色，乃全篇中心所在。最后以祀岳之意作结，呼应起笔“秩礼”。而“曷以赞我皇”一句，杜甫爱国之心，强烈地洋溢于字里行间。这首《望岳》通篇皆流露着作者忠君爱国的情怀，即使飘泊江湖，仍是关心朝政，无日或忘。

其实，杜甫有《望岳》诗三首，第一首望东岳泰山，五言八句，正年青，所以“会当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；第二首望西岳华山，七言八句，人到中年，所以“稍待秋风凉冷后，高寻白帝问真源”；第三首望南岳衡山，五言二十八句，已是垂暮，所以“牵迫限修途，未暇杖崇冈”。明代文学家谭元春在《南岳记余四条》中说：“南岳诗，古今佳者不过十余首，独子美《望岳》诗为冠。”

杜甫进入衡州第一站就来到衡山县城，当时的衡山县尹陆宰对杜甫仰慕已久，是他的铁杆粉丝。听说他来了之后，马上请他吃饭，并且邀请他参观了设在衡山县城内文宣王庙的新学堂，杜甫见了这所新学堂之后，感到非常高兴。他没有想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在衡山这个小县城里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新学堂。在学堂院内听到了学童们琅琅的读书声，杜甫高兴万分。挥笔写下了《题衡山文宣庙新学堂呈陆宰》这一首诗。诗中有“衡山虽小邑，首唱恢大义”。就是说衡山虽然是个小城，但是他们高高举起了弘扬文化的大旗，是值得称赞的。

《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》

旋头翬紫微，无复俎豆事。金甲相排荡，青衿一憔悴。呜呼已十年，儒服弊于地。征夫不遑息，学者沦素志。我行洞庭野，耽得文翁肆。僦僦胷子行，若舞风鸾至。周室宣中兴，孔门未应弃。是以资雅才，涣然立新意。衡山虽小邑，首唱恢大义。因见县尹心，根源旧宫闕。讲堂非曩构，大屋加涂墍。下可容百人，墙隅亦深邃。何必三千徒，始压戎马气。林木在庭户，密干叠苍翠。有井朱夏时，辘轳冻阶圯。耳闻读书声，杀伐灾仿佛。故国延归望，衰颜减愁思。南纪改波澜，西河共风味。采诗僊跋涉，载笔尚可记。高歌激宇宙，凡百慎失坠。“文明奥区”以新学堂开张迎接大文豪，算是千古美

谈吧。这个新学堂“讲堂非曩构，大屋加涂墍。下可容百人，墙隅亦深邃”“林木在庭户，密干叠苍翠。有井朱夏时，辘轳冻阶圯”——小是点，简陋是简陋点，但是，“何必三千徒，始压戎马气”，“耳闻读书声，杀伐灾仿佛（“仿佛”，谓在若有若无之间）”。见此好事，老杜感到“周室宣中兴，孔门未应弃”“衡山虽小邑，首唱恢大义”，于是“高歌激宇宙”、载笔为之记，写下这首诗呈给“是以资雅才，涣然立新意”的衡山县令陆某。

《朱凤行》

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，山巔朱凤声嗷嗷。侧身长顾求其群，翅垂口噤心甚劳。下悠百鸟在罗网，黄雀最小犹难逃。愿分竹实及蝼蚁，尽使鸱鸺相怒号。

凤凰是南岳的“图腾”，也是杜甫的“图腾”。《评传》说：“这诗作者就径以朱凤自拟了。朱凤高处山顶，见百鸟坠入罗网，连最小的黄雀也难逃，自叹‘翅垂口噤’，有心营救而无能为力，又找不到帮手，不觉悲鸣不已。但愿将自己所吃的竹实分与蝼蚁，哪管猫头鹰之类恶禽恼怒。”杜甫借描绘象征南岳的朱凤，表达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奸邪恶人的怨恨。

杜甫晚年写《壮游》有深情回忆：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”乾元二年（759年）十月，经同谷凤凰山，作《凤凰台》：“图以奉至尊，凤以垂鸿猷。再光中兴业，一洗苍生忧。”这次入衡州，将抵南岳，南岳的图腾正是朱雀（朱凤）。杜甫由岳及凤，由凤及人（我），写下《朱凤行》，应该不是臆断。“愿分竹实及蝼蚁”，与“焉得铸甲作农器，一寸荒田牛得耕？牛尽耕，蚕亦成。不劳烈士泪滂沱，男谷女丝行复歌”的心愿是一脉相承的。

《咏怀二首》(之二)

邦危坏法则，圣远益愁慕。飘飖桂水游，怅望苍梧暮。潜鱼不衔钩，走鹿无反顾。皛皛幽旷心，拳拳异平素。衣食相拘阂，朋知限流寓。风涛上春沙，千里侵江树。逆行少吉日，时节空复度。井灶任尘埃，舟航烦数具。牵缠加老病，琐细隘俗务。万古一死生，胡为足名数。多忧污桃源，拙计泥铜柱。未辞炎瘴毒，摆落跋涉惧。虎狼窥中原，焉得所历住。葛洪及许靖，避世常此路。贤愚诚等差，自爱各驰骛。藏瘠且如何，魄夺针灸屡。拥滞僮仆慵，稽留篙师怒。终当挂帆席，天意难告诉。南为祝融客，勉强亲杖屨。结托老人星，罗浮展衰步。《咏怀二首》着重写杜甫的处境、心情，多抚事感时、叹老苦病之语，与此前心情大为不同，盖愈向南行而心情愈沉重。文尾说：“南为祝融客，勉强亲杖屨。结托老人星，



罗浮展衰步。”说明诗人已接近衡山，南岳在望了。“老人星”又是万民共仰的寿星。可见，诗人是多么希望能登临南岳之巔的。

《过南岳入洞庭湖》

洪波忽争道，岸转异江湖。鄂渚分云树，衡山引舳舻。翠牙穿裊裊，碧节上寒蒲。病渴身何去，春生力更无。壤童犁雨雪，渔屋架泥涂。歌侧风帆满，微冥水驿孤。悠悠回赤壁，浩浩苍梧。帝子留遗恨，曹公屈壮图。圣朝光御极，残孽驻艰虞。才淑随厮养，名贤隐锻炉。邵平元入汉，张翰后归吴。莫怪啼痕数，危樯逐夜乌。

这是大历四年开春，杜甫从岳州开始“南征”时所写，“过南岳”是“准备过访南岳”的意思，可见，杜甫早有登南岳的心愿。从《杜诗详注》可统计出，杜诗中提到南岳衡山的诗有14首。虽然这些诗作在诗人1400多首作品中所占比例较小，但其内容之丰腴，感情之丰富，值得关注。并且，这些诗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杜甫对南岳的一种独特的情感，即“南岳情结”。

对于“诗圣”杜甫来说，因衡山而著的衡阳是他人生和文学生涯最后一块拼图，没有这块拼图，就是不完整的；对于南岳衡山来说，因为杜甫，得以名声大振。

白居易：南岳翠鸢峰下留佳句

■廖和平

白居易（772—846年）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又号醉吟先生，祖籍山西太原，其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与元稹共同倡导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世称“元白”，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

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语言平易通俗，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太子少傅、刑部尚书，封冯翊县侯。846年，白居易在洛阳逝世，葬于香山。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传世，代表诗作有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和《琵琶行》等。

白居易除了是一诗人外，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自称“香山居士”。他与佛教僧侣往来密切，曾自言：“紫袍朝士白髯翁”“交游一半在僧中”。

1200年前，白居易曾因为两位佛门高僧与南岳结缘。一位是鸟窠禅师。鸟窠禅师，浙江杭州富阳人，俗姓潘，本号道林，法名圆修。出生于唐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，投身著名佛教改革家百丈怀海法师的门下，“根教相符，遂明心要”，颇得法师的真传。晚年移居福清白屿（今江阴镇），圆寂于唐大和七年（833年），享年99岁。

鸟窠禅师云游浙江杭州时，看到西湖背面的秦望山有一棵松树枝繁叶茂，盘屈如盖，于是就住在上面，因此有人叫他“鸟窠禅师”。又因松树上有一个鹊巢，有人又叫他“鹊巢和尚”。鸟窠禅师“物我都忘，羽族驯狎，由兹不下近四十秋。”每一个太守到任，都只能从树下仰望。

唐元和年间（806—820年），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到杭州任太守，听韬光法师提起鸟窠禅师的怪癖，于是前往拜访，果真看到他端坐树上，就说：“禅师住在树上太危险了，赶紧下来吧！”鸟窠禅师笑着答道：“太守，其实你的处境更危险啊！”白居易百思不得其解，反问道：“我在朝廷为官，位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？”鸟窠禅师说：“薪火不停，识性交攻，安得不危？”白居易似乎有些领悟，又问鸟窠禅师：“那如何禅解？”鸟窠禅师道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！”一番对话后，白居易对鸟窠禅师肃然起敬，当即拜鸟窠禅师为师，还先后写了两首《赠鸟窠和尚》的诗。

鸟窠禅师后禅修于南岳。清李元度《南岳志》云：白居易曾随鸟窠禅师参禅于南岳，南岳永明寺（在祥光峰，已废）下一里许有鸟窠禅师讲经台。讲经台之右有讲书堂，传为白居易讲书处。

另一位是佛光如满。有关资料记载，白居易是受唐顺



宗李誦器重的洛阳香山寺如满和尚（赐号佛光）的法嗣，两人的情谊持续了三十五年之久。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白居易从如满禅师处接受斋戒。他任满退居后，和如满禅师结香火社，遂自称“香山居士”。

唐朝贞元年间（785—805年），如满来到禅宗胜地南岳衡山，并花巨资在祝融峰后、翠鸢峰下的九龙坪（今属寿岳乡红旗村）建寺，借用洛阳旧寺之名，亦称横龙寺。据《五灯会元》等资料记载，佛光如满是马祖道一的弟子。如满来到恩师悟道的南岳建寺参禅，足见其师徒情深。

翠鸢峰位于祝融峰之后，为祝融峰北向支脉突起而成，因形如鸢鸟凌空而得名，又名“碧鸢峰”。《南岳总胜集》载，白居易游南岳时，专程参禅佛光如满。看到如满在翠鸢峰下新建的横龙寺，规模宏大，僧侣云集，晨钟

暮鼓，惊喜不已，作有《游南岳横龙寺》诗一首：月射冷光新殿宇，风敲清韵古杉松。问师宝额因何立？笑指横溪有卧龙。

白居易此诗描写了横龙寺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清冷光景。据谭民政先生考证，“新殿阁”指横龙寺殿宇初建，“松杉”正是南岳最为普遍的植物种类；而寺前溪中，神龙横卧，正是横龙寺溪涧环绕的真实写照，也解释了寺名的由来。

佛光如满在横龙寺驻锡了一段时间，但其去留具体时间不详。

清《衡山县志》载，在横龙寺后有一棵白果树，高二十余丈，枝干葱茏。相传为白居易手植。可惜如今已不复存在。

清李元度《南岳志》载，宋代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廖

优曾作《横龙寺记》，叙述横龙寺自唐至宋的兴废过程：如满建寺四十年后，在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年）的“灭佛”运动中，强令僧尼还俗，横龙寺被废。直到光化初年（898—901年），怀省和尚重建横龙寺。此后，善信陆续施舍田产，二三亩、五六亩、十多二十亩不等。到宋朝乾德四年（966年），寺田累计五十五亩。

到了宋天禧年间（1017—1022年），僧德崇、德忠鉴于横龙寺已由“甲乙”改为“十方”，认为“多田非寺之福”，遂于故基之右二里处，择地另建。从此处可以得知，横龙寺曾易地重建。但是新旧横龙寺的确切位置，并不清楚。此后横龙寺废兴缺考。遗留下来的“千僧锅”已成为文物，今天犹陈列在南岳大庙御书楼展出。

上世纪60、70年代时，有人在横龙禅寺故址上办过小学，后又开垦过农田。至今，只留下一个叫九龙坪的地名。

